

焦裕禄



河南人民出版社

焦裕禄

河南人民出版社



焦 裕 祿

◀ 焦裕祿 ▶ 編写小組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豫总书号：3350

787×1092 耗 1/32·4 $\frac{1}{2}$ 印張·90,000 字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0 册

統一書号：T 3105·354

定 价：(5) 0.32 元

内 容 说 明

焦裕祿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完全、彻底为人民的一生。

本书着重记述了他在灾害最严重的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的英雄事迹；同时，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他如何从受尽压迫的长工，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过程。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



黄克诚同志（一九四二年）



焦裕禄同志生前在田间劳动的情形。

(新华社稿)



焦裕禄同志生前说过：泡桐是兰考一大宝，很有发展前途。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种植泡桐树，来防止风沙危害。这是焦裕禄同志当年在泡桐树边的留影。

(新华社稿)



焦裕禄同志患着肝病，但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仍然全心全意投入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肝时时发病，他就用手或硬东西压着肝部，继续工作，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严世昌摄)

焦裕禄同志在多年的工作中，勤奋地学习着毛主席著作，他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每当下乡工作时，他总是提着这个提兜，里面装着《毛泽东选集》，走到哪里学到哪里。

(魏德忠摄)





焦裕祿同志到兰考后，第一个訪問的就是这位七十多岁的老貧农蕭位芬。为了探索改变兰考面貌的道路，他同蕭位芬談了三天三夜。这位老貧农在讲述焦裕祿同志的事迹时，滿眶热泪地对青年們說：我們一定要好好学习焦裕祿同志一心为人民的革命精神。（严世昌攝）



揮泪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化宏圖。兰考人民在焦裕祿同志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决心以实际行动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面貌而繼續奋斗。（严世昌攝）

目 录

阶级仇民族恨	(1)
新的生命	(8)
战火的考验	(14)
在群众斗争中锻炼	(20)
扎正根子	(29)
新的课题	(35)
“政治科长”	(41)
勇当闯将	(47)
迎着困难上	(53)
关键在于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59)
严峻的时刻	(66)
掂一掂“三害”的份量	(7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79)
办法来自群众	(86)

握紧枪杆子	(93)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97)
当好“班长”	(104)
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	(111)
鞠躬尽瘁	(119)
他还活着	(128)
編 后	(132)

階級仇民族恨

一九二二年，那时正是軍閥混战，烽火連天的岁月，广大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山东省博山县北崮山下的北崮山村，正临着大道，这家軍閥打过来，窜进村里派捐要款，那家軍閥打过去，闖进村里搶粮抓伕，鬧得个山村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焦裕祿就出生在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他虽然生长在一个貧苦农民的家庭，生活很艰难，但老一輩还是省吃俭用，把他送进学校。他一面讀書，一面帮家里劳动。严冬，他頂着寒风，爬山越岭，到漫山遍野去砍柴禾、刨草根；酷夏，他跟着大人下地拔草、間苗、收割。那时，他对母亲說：“娘，別发愁，再过几年，我就能扛活养活全家。”后来，生活越来越困难，沒有几年，他就再也不能上学了。

焦裕祿刚长到十六岁，生活的重担，就压到了他的肩上。

这时候，日本鬼子占領了博山，人民生活更是苦不堪言。焦裕祿的家境也更加艰难了。

北崮山村，有两家地主开着油坊。每年秋后，油坊老板用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进花生、芝麻，开坊榨油残酷地剝削雇工的劳动。到了冬閑，又廉价雇用短工运油，卖给城里的油

行。

为了一家人的温饱，焦裕禄不得不去替人帮工拉脚。由北崮山到博山有三十多里地，道路崎岖不平，中途还有好几道陡坡。一辆独轮小車，装着三百多斤油，两个人搭帮着运送一趟，累死累活，才挣得几个脚力钱，别说养家糊口，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

这时，正是北崮山一带最冷的季节，北风象锋利的刀子，钻心刺骨。焦裕禄的两只手，冻得裂开了无数道血口子。

为了活下去，穷人什么罪没受过啊！肉体上的痛苦，咬牙挺过去，可精神上的折磨，怎么能忍受啊！

送油进城，得经过日本鬼子设在城门口的岗哨。鬼子和伪军端着枪，恶狠狠地搜查行人，百般蹂躏来往的群众。有一次，焦裕禄和同村的焦方增俩人，推着一辆小車送油进城，经过城门口，没给鬼子行礼，鬼子一个耳光把焦方增打得鼻青脸肿。焦裕禄气得咬牙切齿，直想用拳头狠狠揍鬼子一顿，却被焦方增急忙拉开了。进了城，焦裕禄说：“方增叔，等我长大了，非狠狠地打这些洋鬼子，出出这口气不行！”

焦裕禄十八岁了。他的劳动越来越重，而家里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愁得成天唉声叹气：

“就这几粒粮食，缴了苛捐杂税，一家六七张嘴，可拿啥往里填啊？”

焦裕禄不服地说：“爹，你别发愁，天下没有绝人之路，俺明天就上煤窑去打小工，好赖也能挣些吃的回来。”

焦裕禄来到黑山煤窑当了小工。这里的活，又脏又累又

危險。每天一連干十幾個鐘頭，資本家還不准喘口氣，只發給一斤多橡子面，吃到肚里不頂飢還燒心。幾個月後，焦裕祿一氣之下，不干了，又和本村的幾個窮哥兒們搭伙運煤，照常是天不明就起來，星星滿天才回家。一天往返六七十里，累得他渾身酸疼，到頭來，黑心腸的資本家，只發給兩斤橡子面的工錢！

焦方田是個才四十出頭的人，可已經背駝了，頭髮也花白了，生活壓得他整天愁眉苦臉。焦裕祿瞅着父親，心裡難過極了。他下死勁地干活，老是天不明就上山砍柴，抽空還出去掙些腳力錢，就這樣，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家庭窮困的處境。這年秋天，北崗山一帶大旱，莊稼收成很壞。平時即使遇到好年成，焦裕祿一家也是搭配着糠菜，勉強度日；一遭災，日子就更不好過。還沒到春上，家裡就斷了口糧。眼看一家人就要餓死，焦方田只得到處借債糊口，今天借一斗，明天借五升……，就這樣，債越借越多，債主越逼越緊。他感到這天下不是窮人的天下，窮人活在這世上只有受罪。極為貧困的生活，再加上如狼似虎的反動派的逼迫，這個淒苦一生的老實農民，再也挺不住了，被迫走上了絕路，在一個漆黑的夜晚懸梁自盡。

父親的慘死，對年輕的焦裕祿有很大的震動。他想到了很多過去沒想到的事情：為什麼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

焦方田死後，焦裕祿的眼淚還沒有擦乾，他自己又遭到了日本鬼子的殘酷蹂躪。

那是第二年夏天。有一天，焦裕祿正準備上山砍柴，只聽見狗汪汪直叫，婦女們尖聲喊着：“日本鬼子來抓人啦，

快跑呀！”焦裕祿急忙跨出大門，准备上山，誰知刚刚迈出門檻，就被站在門外的两个日本鬼子一人架着一只胳膊，把他拖到了村西头。

这一年，焦裕祿的爷爷快七十岁了，一听说焦裕祿被抓，便沒命地跑了来。焦裕祿的母亲，也拿着一件蓝布衫，拼命地叫着裕祿，颤抖着跑过来。走到一个崖坡上，他爷爷一把拉住鬼子的衣裳，說：“太君，求求你，放了他吧，我們家全靠他过日子呀！”残暴的鬼子兵狠命一脚，把焦裕祿的爷爷踢到了崖下的沟里。老人家立刻失去了知觉。焦裕祿的双眼气得突了出来，心象火烧一样。他恨不得扑上去，把这一汽車的日本鬼子一个个咬死，但这会儿两只胳膊早已被捆得不能动弹了。他噙着眼泪，对母亲喊道：“娘，別管我，我不要紧的，你赶紧去救爷爷！”

就这样，焦裕祿和几十个穷哥儿們一起，被押到博山，关进一間臭气冲天的牢房里。

那时正是盛夏酷暑。难友們一天兩頓飯，每頓都是一块咸菜加一个橡子面窝窝，一滴水也不給喝。这样連續了三天，难友們的嘴唇干裂得渗出血来，裂开的口子疼得象刀割一般。人們的眼睛紅了，皮肤干皴了。烈日当空，热气逼人，难友們艰难地喊着“水！水！水！”正在这时，两个鬼子抬来一只大水缸，又抓出来一个正在喊着“水！水！”的难友，把他的头猛按到缸里，使他窒息得失去了知觉，然后又把他扔回牢房。接着，鬼子又把缸里的水，一瓢瓢地泼在牢房地上。到了夜里，地上成了稀泥浆，坐不能坐，躺不能躺，难友們只能脊梁抵着脊梁，在稀泥里站到天明。

渴呵，真渴死人啦！心里想的是水，晚上夢見的还是

水。“水！水！”难友們的喊声由急躁到低沉，慢慢地就无声无息，渴昏过去了。

焦裕祿和难友們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互相关怀、互相体贴。这时，焦裕祿心里想的，已不是如何使自己的一家人吃飽肚子，而是如何让这些难友們不受敌人的折磨了。

牢房的东墙上端，有一个小窗口。焦裕祿踮着脚尖，手攀着栏杆，不断地向外面窺望。忽然，他發現有一潭死水。“有水啦！”焦裕祿輕輕地喊了一声。难友們的嘴唇都动起来了。这时，焦裕祿把身上的布衫脫下来，撕成二指寬的条条，然后擰成绳，一头拴住一只布袜子，从窗口吊下去。一会儿，一只湿淋淋的袜子，被他拉了上来。焦裕祿擰出浸在袜子上的水，潤湿了难友們和他自己干裂的嘴唇……

晚上，焦裕祿站在冰凉的泥地上想：为什么中国人要受日本鬼子的欺負？中国人怎样才能报这个仇呢？他苦思苦想，可就是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一天，从隔壁审讯室里，传来了一阵拷打声，难友們的心一下子被揪住了：又是哪位难友在遭受惨无人道的肉刑呢？随着拷打声，突然听到一个高亢、宏亮、不屈的怒罵声。焦裕祿身边一个难友低声告訴他：“受审讯的是一个穿灰軍服的八路軍，是个共产党。”“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焦裕祿不解地問。“这你还不知道，共产党是打日本鬼子的，是替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正在他們低声說話的时候，院子里响起了“嘩啦嘩啦”的鉄鐮声。焦裕祿和难友們一下子拥到鉄柵門前朝外看，只見一个穿灰軍服的人，拖着被打伤了的一条腿，倔强地往另一間牢房走去。泪水从焦裕祿的眼里，一下子涌了出来。

一个长期被关押的老难友向焦裕祿說：“去年冬天，牢里被带进来三个穿灰軍服的人，鬼子說他們是重要的政治犯，硬逼他們說出共产党、八路軍的活动情况。但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們始終也沒屈服。”

焦裕祿深深地被这三个穿灰軍服的英雄行为感动了。他决心要逃出去，要活下去，要象这三位穿灰軍服的那样活着。

焦裕祿和难友們就这样被折磨了三个月，又被送到撫順大山坑煤窑。

大山坑位于撫順最偏僻的地方，几十里地沒有人烟。整个矿区的里里外外围了三层鉄絲网，东南西北还有四个碉堡，日夜有鬼子站崗放哨。如果有人跨出鉄絲网一步，就会立即被鬼子开枪打死。

焦裕祿来到大山坑的时候，已是深秋天气了。

第二天，焦裕祿在煤窑的“劳工”生活开始了。这不是人的生活，“劳工”們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窑洞里，要做十五小时以上的苦工；出了窑洞，又被关在狭窄的工棚里，整天見不到一点阳光；每天吃的是橡子面夹玉米皮的窝窝头。

大山坑煤窑，是个不折不扣的埋人坑。“劳工”們在鬼子、工头的迫害下，沒出三个月，和焦裕祿住在一个工棚的二十三个难友，就餓死、病死、活活地被打死了十七个。焦裕祿决心要逃出这人間地獄，摆脱这非人的生活。他时刻准备着逃出虎口。

第二年春天，焦裕祿终于从大山坑逃了出来。回到家里，連他最亲近的人，也不認識他了，身上瘦得皮包骨头，不象人样。